

向培良著

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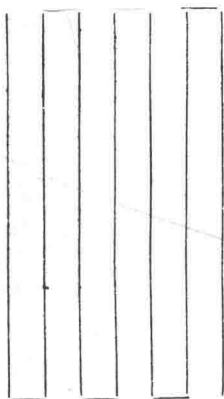
母

北新書局印行

刊新作創

母 繼

著良培向



自序

近兩年來，我偏於寫獨幕劇；這個三幕劇還是十五年寫的。這個劇本開始於北京，經過濟南青島，終於到上海才寫完了。我的生活是這樣，沒有法子安安靜靜地坐下來寫，因為寫得艱苦一點，再看起來便覺得愛惜。

我是，五六年來就決定了把自己全部的力量放到戲劇上面的。近年來，覺得這樣的心情更加堅定了一點，然而因為力量薄弱罷，並沒

有什麼可以拿得出來的成績。劇本呢，縱然通通拿出來，也不過十來篇；而在舞台上，則還不會有過一次較滿意的表演呢。劇本缺乏，舞台上沒有人工作。我自己呢，當然說不出自己是怎麼樣好法，也只好儘自己的力量幹下去罷。

繼母裏面所寫的家庭間的衝突，兩個時代沒有法子接近的悲劇，我是，極力避免多分的感情，避免誇張，避免那似乎是專為揭發醜惡的那態度而寫的。我想平心靜氣來看看家庭底悲哀，把事實恰如其分拿出來。家庭這兩個字，曾如疾風暴雨似的打動過一時人心的，不知道怎麼樣又消沉了下去。我以為，像家庭問題之類，怎麼樣說通不中用。這是屬於我們的行爲，只有行爲才可以解決。所以，像繼母和

她女兒的衝突，我並沒有解決的方法，只好讓她們離開，把爭鬥暫且緩和下來。這並不是一種辦法，因為爭鬥的原因和爭鬥的情形都繼續着；但我却想不出什麼別的辦法來，只好暫且這麼做做再說罷。

依現在的心情看來，家庭終於是屬於進化的路子上一個重要的步驟。這個教給人們更其互相認識，教給人們更其忘記了自己，雖然這裏面含了無窮的創痛——而創痛或者不是完全不可免除的罷。所以，柳筠如的態度是非常和緩的；她雖然失敗了，却並沒有連希望也失敗掉。

這個劇本裏面是沒有什麼主張的，對藝術或是對人生。寫的時候，無非想寫一個劇本，把我所看到的一些裝進去。這個劇本的態度

是，沒有像後來所寫的一些獨幕劇那麼嚴肅的。現在我是，漸漸的想要用我自己的法子寫劇本了。

這個劇本，還有從前寫的不忠實的愛情，離婚兩劇，本來也就讓他們消滅下去，所以雖收入狂飈叢書，終於沒有出版。近來覺得就印出來罷；自己既然可以花幾個錢，人家看了也不會怎麼樣叫倒霉，則也未嘗不是很可以的事。照自己的眼光看來（自己的眼或許不大容易靠得住罷），則國內的劇本也並還不會怎麼樣跑到這些劇本的前面去了，這也是使我放胆的一點原因呢。

戲劇到底會是怎麼樣，誰也不知道，我自己呢，只有些空虛的希望（空虛的幻想？）。這些希望，這些理想，將來會發展成什麼形式，

只有時間能告訴。但是，我覺得近來情勢是稍好一點的，比如國劇之類，豈不是只空嚷嚷就完事，終於不能撒下什麼荆棘在道路上嗎？則一切又只待我們努力而已。

這個劇本當然不是怎麼樣成功的作品，但也是我努力的一部份。讓時間使他消逝，讓時間爲我們產生出更好的東西來。

十七年十一月，作者。

繼 母

三幕悲劇

劇中人：

程子樞，三十七歲，工程師，一個中等身材肥胖的體面的人。

柳筠如，他的繼妻，二十一歲，女畫家。

他的姑母，五十九歲。

周建祧，他的表兄，約四十歲。

周程氏，建祧的妻，一個常住在子樞家裏的客人。

程愼容，子樞前妻的女兒，十八歲。

程靜齋，子樞的族叔，六十多歲。

胡用文，子樞的朋友，四十多歲。

周其昌，十一歲，建祧的侄子，孤兒，由子樞的姑媽撫養着。

劉媽，約五十歲的女僕。

兩個工人。

本劇的事實發生在一九二四年的夏天，醴陵東鄉的一小村，程子樞家裏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

三開間兩進式的屋子的中廳，大門在左邊，開時可以看見外面的空地同竹籬的一角。

幕開時愼容靜悄悄地劈麻。她是一個瘦弱的大眼睛的青年女人，顯得比她實有的年齡大，舉動憂鬱，似乎有點拘束。但是在言動之間，還可以看得出固有的倔彊的性質。她穿着鄉下女人的衣服，深藍

色夏布的。她旁邊有一個盛麻的竹箕，一個浸麻的水盆，另外還有一面盆水。

她靜靜地劈麻，無意中露出一點嘆息來。

表姑母周程氏從後上，同樣的服飾。從貧苦與依賴的環境裏，養成了她的阿諛同狡詐。

表姑母 愷姑，劈麻嗎？這麼熱的天氣，也不歇一歇？今天下午真熱！

愷容 沒有什麼。吃過飯無事，隨便劈幾絲玩兒的。誰拿着當一件正經事做。奶奶呢？

表姑母 奶奶睡中覺去了。

（走近看她劈的麻。）

真好，慎姑怎麼劈的這一手好麻！又細，又勻淨，真是難得。

（坐在她的旁邊。）

從先我筷子粗的到也會劈幾絲。現在可不行了，老了，做什麼都得戴眼鏡，簡直有時候還趕不上奶奶呢。

慎容 這算什麼。天氣熱，手上有汗，老是劈不好。要不是常洗手，麻一沾汗就脆了，容易斷。

表姑母 慎姑真細心——活像你媽從前一樣。哎，提起你媽來，又是十多年的事了。她老人家，真的，又賢德，又和氣，又精明，誰趕得上！不說別的，就是劈的那一手好麻，也怕只有慎姑才學得像呢。

（愼容嘆了一口氣，又繼續劈麻。表姑母時時注意她的神情。）

你媽是甲寅年過去的，今年甲子，甲對甲，整整十二年，日子真過得快！愼姑，你媽的樣子，你大概全不記得了罷。

愼容 那時候我剛六歲呢。不過奶奶常對我提起我媽來。

表姑母 我到想起來了。昨天收拾的那間東廂房裏，看見有你媽的一張畫相，就是畫的不大像。現在顏色也褪了，更看不出什麼來了。那間屋子，收拾給你爹住的，我把那張畫重新掛好了一下。

愼容 我媽的遺念，現在恐怕只剩這一張像了。

（嘆一口氣。）

表姑母 （起來撫着愼容的肩。）

不要這樣。慎姑姑。你爹今天不是回來嗎，你該快快活活的。你爹好幾年沒回家了。

慎容 爹爹這次特爲回來過節的。

表姑母 你新媽不是一塊兒回來嗎。這位新表嫂，我還沒有會過，很想見見呢。聽說這位新表嫂年紀輕輕的，進過什麼大學堂，懂得新學問，是不是？想來人品一定好的，只知道有你媽那樣賢德和氣沒有。

（慎姑好像不理會似的。）

慎容 我媽是什麼樣子，現在一點通想不起來了。

表姑母 怪不得，一點點大，那裏能夠記得呢。我表嫂呀，矮矮

的，胖胖的，不大說話，一天到晚埋着頭默默地做事，待人真好極了。——哎，想不到她早就過世了，沒有娘的姑娘也長到這樣大了。

（慎姑停手不劈麻了，嘆一口氣。）

啊，我真不應該！今天表哥同新表嫂都要回來了，我們該歡歡喜喜的，老跟你提起你媽幹麼。慎姑，你爹六七年沒有回來，到底在些什麼地方呢？

慎容 在北京同漢口的時候多，也到長沙，就是不肯回家。

表姑母 他這次忽然想到回家，大概是這位新表嫂勸他的罷？今年三月裏過的門，現在差不多三個月了。

慎容 好像是奶奶咳嗽呢，我去看看來。她老人家一起來就要喝

點茶的。

表姑母 慎姑真會體貼，奶奶也真有福氣。這樣一個外孫女，比親生的還要強得多呢。

（慎容下。）

（周建祧上，一個穿着長衣服的鄉下人。他想要直到裏面去，被表姑母阻住了。）

表姑母 你？——是你嗎？

周建祧 不是我還有別人？

表姑母 你來幹麼？

周建祧 我聽說子樞老表同他的新夫人一塊兒回來了，特爲來看

看的。

表姑母 要你來獻慇懃！趕快回去罷，在這裏沒有你的事做。你呀，明明是一句好話，到你嘴裏就變壞了。——子樞表哥還沒有來，放心罷，就是來了，也不用你費心的。這位新表嫂，洋學堂畢過業，到過外洋，哼，只怕她看見你這副嘴臉就夠受了。

周建祧 我，我，我那一宗不如你？——哼，看你永遠不回家，就死在外頭！

表姑母 夠了，夠了，閑話少說。回去罷。過了節我也回去一趟的，只怕屋裏剩不到半升八合米呢。走罷，奶奶睡着了，不要鬧。

（作一個叫他出去的手勢。）